漫步扬中岛

文/刘干

扬中，是长江冲积洲，江苏唯一整域处于江心洲的县级市，俗称扬中岛。对我来说，是牵系一生的地方。随着年岁渐长，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与这个岛城，难以割舍的情缘。

提起扬中，我并不陌生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和朋友曾来过一次。那时江上无桥，不能直达岛上，出行十分不便。我和朋友从皖北老家乘车到扬州，再从扬州换乘私营小客船，在风浪中颠簸一两个小时才抵达扬中岛码头。

登岛后，从码头通往市区的路是尘土飞扬的沙石路，没有公交车，我们搭上人力三轮车前往市区。沿途看着时隐时现的灰墙黑瓦的低矮民居，委实让我吃惊不小。印象中，江南一般是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而此地怎么会如此荒凉？车夫说，以前，扬中岛基本是与世隔绝的孤岛，因为没有跨江大桥，人们进出岛全靠舟楫摆渡，风险劳顿带来的生存艰辛与生活沉重，时常让岛民欲哭无泪。

岂料，十多年后，我第二次踏上扬中岛。这次来，不是旅游，而是任教于岛上一所学校。我借助导航仪，从沪蓉高速扬中出口下，车直接开到校门口，不见了十几年前一江阻隔天涯路的局面，心情自然要比第一次来明朗了许多。

接待我的校人事处周老师告诉我，前几年岛民倾其所有、集资建起了长江大桥，后来政府投资又陆续建了长江一桥、二桥、三桥，仅十几年光景，扬中人凭借那股不服输的干劲，硬是把原本羸弱的孤岛，建出“一岛五桥”的大交通格局。从首座跨江大桥建成起，国道、省道、县乡道，星罗棋布，给岛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，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路、幸福路。

刚到扬中时，街道狭窄陈旧，记得经过几次旧城改造后，现在的商业街，随处可见星巴克、肯德基、麦当劳、茶馆、酒店等，置身其中，赫然就是江岛商业街发展的编年史。当我走过新改造的金鹰商贸建筑群，仿佛穿越朦胧的时空，热闹迎面扑来。特别是护城河依岸傍水的几家镇江锅盖面馆，河豚面、鳝丝面、毛肚面、肥肠面等江岛特色美食，让人味蕾激荡，齿颊留香。昔日的孤岛，一下子变成了宜居、宜业、宜商、和美的桃花岛。

我在市博物馆看到，改革开放前，扬中人口是27万，耕地只有16万亩，田少人多，绝大多数农户仍然是“麦子吃不到栽秧，稻子吃不到下霜”，贫困人口高达80%，穷得全省闻名。穷则思变，改革开放后，全岛2万多名供销员秉持踏遍千山万水、走进千家万户、说尽千言万语、吃尽千辛万苦的“四千四万”精神，解决了缺原料缺市场的大难题，为扬中乡镇企业的崛起立下奇功。

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扬中人紧紧抓住发展机遇，着眼于脱贫攻坚，利用多年跑业务积攒的资金，大力兴办民营企业，迎来了江岛第二次华丽转身。从低矮灰暗的瓦房，到宽敞明亮的楼房，再到住上高大上的别墅，先后创成“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”“中国最具幸福感百佳县市”等，用“四千四万”精神，讲好江岛故事，谱写着一个又一个脱贫攻坚的神话。

为了更科学地利用江岛资源，近年来市旅游部门以“水韵芳洲”为主题，着力打造环岛旅游新高地。目前全岛已推出五条乡村特色旅游线路：一是博物馆馆藏探寻之旅，二是美丽乡村寻觅之旅，三是江岛美食文化寻味之旅，四是江洲采风之旅，五是红色记忆追寻之旅。附近村民凭借景点优势，加快产业转型，纷纷办起了农家乐、民宿等提升江岛旅游品质，让文旅成为江岛消费新热点。

一晃，我在扬中岛工作生活18年了，参与并见证了江岛由穷到富到强的发展过程。我与江岛似乎已达成某种高度共鸣，仿佛我就是那座岛，岛已化为江上望乡的我。如果说，皖北老家是我青少年时代最魂牵梦绕的地方，那么扬中岛则是我羁旅生活灵魂的皈依所。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地热爱这座小小的岛城，尤其像我这种被打着深深江岛印记的外地人。

清心置闲，常去江堤漫步。风，带着暖意掠过江面，兴起了一层层涟漪。无论站在江堤哪个方位，抬头总能看到绵延起伏的绿洲。岛上总是云雾缭绕，看杨柳曼舞，秋橘如金，榴红似火，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遍及江岸，让我亲近寄托情怀的美景，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扬中岛发展变化的磅礴伟力。

夜幕降临，远眺闪烁在江湾里星星点点的灯火，那每一团灯火里都是一个小小的村落、一个个温暖的家，都是正在汇聚的光源和希望，璀璨着扬中的未来。

双抢的日子

文/丁基荣

盛夏时节，防暑降温是常态。当人们对天气有所抱怨时，又听到扬中乡间一些老人的另一番议论：这算什么，想当年，双抢才真苦呢。

所谓“双抢”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抢收抢种，而特指在高温时节抢收前茬稻，抢栽后茬稻(秧)的最紧张的农事活动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近十年的时间里，人多地少的扬中地区全面推行三熟制，一熟麦，两熟稻，千方百计向土地要粮食，要产量。一般七月二十号左右收割前茬稻，并以最快的速度抢栽后茬稻，拼死要在立秋前完成秧苗栽插。立秋大都是八月八号，因此当时有一死规定，“八月八号八点钟”之前必须完成任务。农人都知道，拖延了时间，热天一过，栽下的后茬稻秧苗不能分蘖，不仅减产，甚至颗粒无收。因此天越热，人们越难受，却越是期盼天再热一些，再热一些。

双抢，是一场大战役，每年都有战前总动员。我家乡幸福公社的三级干部(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)动员誓师大会，通常都在扬中知名烈士抗日英雄李培根家的大竹园里召开，自然为会场气氛更添几分慷慨壮烈！竹园很大，可容纳几千人，是夏天理想大会场。会场上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“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”之类的标语横幅一条接一条，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革命进行曲。会上各级一把手立军令状，群众代表表决心，所有发言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。

会后，各生产队立即作战前部署。第一，人员到齐。十二道金牌立马发出，凡是平时外出干手艺活的人，俗称“五匠”，三天内必须归队。第二，各家自备风油精、十滴水、人丹之类的防暑药物以备急需。

战斗一打响，就不分日夜了。天热，人们总趁凉爽时出工，一般凌晨三点，队长上工的哨子就吹响了。不管多热，下午三点必须上阵，晚上九十点收工是常事。最难熬的是当时没有电风扇，更谈不上空调了，白天劳累了，晚上却又睡不到好觉。睡在外面有蚊虫叮，睡在蚊帐里，跟躺在罐头里没有两样。

烈日高温下田里的水像烧开似的，三五天后人们的手丫、脚丫开始破皮，溃烂，又痛又痒，还是熬着。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，当时大家觉得很平常，淡定又从容，没有叫苦叫累的。

俗话说，不怕担子远，落个空担子往回转，但双抢时没有空担子的机会。一旦将收割的稻子挑到打谷场上，马上又将脱粒后的稻草挑回到田头，将它铡碎作肥料。从水田里刚收割的稻子，湿漉漉的，小小的两捆，都有百斤之重，田埂上又滑，一不小心，一个趔趄，摔上一跤，浑身是泥，人像个泥菩萨。

那时的脱粒机是公社农具厂土法上马制造的，号称“老虎机”，电动机带动，安全性能差，事故频发。擦破皮，剜掉肉，折断手指常会发生。有一年，我们大队十七队发生了一件更为惊险的事，社员开夜工脱粒，老虎机内的一个铁零件突然脱落飞出五十多米，就像发射的一枚炮弹，强大的惯力击中附近学校(现“西来桥学校”，当时称“幸福中学”)一间教师宿舍，穿透平房屋脊，“嘣”的一声重重落在一位朱老师的床头，与他的脑袋只差不足十厘米，朱老师倏地惊起，奔出门外，真是飞了三魂掉了七魄，险些发生一桩悲剧！事属偶然，但也折射出当时技术落后安全意识薄弱之窘境。朱老师是常州人，后回原籍，2008年西来桥学校八十年校庆时受邀出席，谈起往事，无尽感慨，久久难以自已。

双抢期间，时间就是生命。各生产队同一条战壕，为了赢得时间，互伸援手必不可缺。只要哪个队先结束战斗，无需动员，主动请缨，立马上阵。没有报酬，全尽义务。尤其年轻人，正应了狄更斯的那句名言“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”，从没有打退堂鼓的。不过受援方总要主动招待一顿饭的，不管怎么困难，鱼肉荤腥是要有一点。那时，大家都难得打一次牙祭，支援队员自是很开心。

双抢，成了苦涩的历史记忆，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了。只是高温天气触动了年长者那根记忆神经，又习惯性地在儿孙面前唠叨起来，甚至还有点显摆显摆自己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深沉的岁月痕迹使人倍感奋斗的力量，是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呢！